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

建

武林道士褚伯秀

人間世第三

且以巧闢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
 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
 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
 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
 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
 言偏僻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並生心
 厲寇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
 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
 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
 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
 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
 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郭註始陽卒陰欲勝情至潛與害彼而不
 復循理也始治卒亂旅酬有次湛酒淫佚
 而無所不至也煩生於簡事起於微此必
 至之理夫言者風波行之則實喪事得其
 實則危可安而蕩可定也忿怒之作常由

巧言過實偏僻失當譬獸獸窮地意急情
 盡氣息不理弗然暴怒俱生現疵以對之
 寇核太精則鄙吝心生而不自覺又安能
 知禍福之所詣邪遷令勸成事之危殆美
 成者任其時化譬之種植不可一朝成彼
 之所惡而勸強成之則悔改尋至且夫寄
 物以為意任理之必然者中庸之符全斯
 接物之至當任齊所報之實何為為齊作
 意於其間哉直為致命最易而以喜怒施
 心故難也

呂註人心善端而靜則言者所以為風波
 而易動止則居實而安則行者所以為實
 喪而易危然於易動易危之際不可不謹
 夫事其心忘其身則無陰陽之患無遷令
 無勸成則無人道之患其心之出有物採
 之是乘物以遊心也有為也緣於不得已
 託不得已以養中也今使於齊莫若為致
 命而已致命則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而
 事之情得矣夫何作為以報哉唯致命盡
 情此為難而已矣

疑獨註以巧闢力者始於喜卒於怒以禮
 飲酒者始於治卒於亂奇巧謂詐偽奇樂
 謂異歡始於信諒卒於鄙野始也尚簡其
 終必大此亦人事之常心以喻水言喻風
 波德實也行華也無行則德不虧無華則
 實不喪心已歡故易以動德已失故易以
 危夫忿怒之施因巧言不實偏僻失理猶
 迫獸窮地鳴不擇音氣息弗鬱癘並生
 此喻事其心者當放之無為之地若引之
 憂患之速與迫獸窮地無以異矣勉者責
 人太切核者迫人太甚不肖之心冥然應
 之而不自知也為使者遷改其令勸助其
 成皆危殆之事美成在久仁在乎熟是也
 彼所惡者勸強成之則改悔尋至可不慎
 歟乘萬物以遊心託至理以養中理所當
 為者不得已也緣督以為經即不得已以
 養中之義斯為至矣又何必強有作為以
 報人君之德莫如為致命而不辱此其為
 難也
 碧虛註巧變則必爭樂變則必亂風波之

言易動實畏之行難安逼獸窮地則惡聲出責人太深則和氣喪理自爾耳莫知所以然也遵法令者不遷明自成者不勸美成在久大器晚成也惡成不及改將奪必與也乘物遊心則任物託不得已則虛已作為以報則傷矣自忘則易欲致君命所以為難非難非易唯有道者能之趙註始陽卒陰始治卒亂此理之必然水遇風而波作獸將死而咆哮亦勢所必至一言之發激怒於人非風波乎人既激矣將行其怒非實喪乎遷令勸成是謂過度從而益之事必危矣美成者因喜而得成猶貴在乎久惡成者本無成意而強之使成必不久也心寄於物一寓於不得已而心不為之動養中之道無加於此何必逆料其難成而作為報也莫若致命盡情此其難者

或成爭競諒信也鄙詐也人世相涉言語則風波之所由起行有名迹則喪實矣忿怒之設由於巧言偏辭如獸死之時音又何擇氣息弗怒狼戾並生是為尅核故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到此就奉使上結無遷令即傳其常情也無勸成聽其自然也繞起過當之念便是求益謀事必危美成在久言人之相與盡善非一日可成一事不相順有轉步便成惡者是不及改也若乘物以遊心於自然托不得已以養其中正此為至矣何必有所作為而後友命邪但當真實致其君命不必過慮事之成否也

出世間法即世間法能處世間而無累是為出世間矣先論奉使傳命之難却泛說世事感名勢之必至而莫知所以然使求其理而已風波實畏之語誠為切當尅核太至核同勸諸解罕詳及唯疑獨分為二字釋之今擬從核字本義為之說云核者木果生意所寓仁在其

中先賢嘗取以喻仁愛之意今謂尅削其核則傷其仁而生意盡尅削其行則傷其義而交道絕故不肖之心不期應而應之肖類也仁心錫類一視同慈仁苟不存則其心不類何惡弗為蓋由有以召之其機不可不謹文中子周公篇好奇尚怪蕩而不止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語本乎此美成惡成對待立義諸解或以惡音去聲今擬從本音解云美善之成至難必積久以化之過惡之成至易雖欲改而不及矣上句戒其無遷易國家之號今下句戒其無勸成齊侯之驕志也乘物以遊心因理而行不逆慮成否也不得已以養中理極而止不失乎中道也如此亦足矣何必作為以報其君哉莫若為致命言但聽其死生禍福則處此亦何難之有夫子始告以命義大成終亦歸於本意觀此一段曲盡物情孰謂南華傲睨物表而略於世故邪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者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螻蟻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相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娠盛溺適有蚤蚤僕綠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胃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郭註夫小人之性引之軌制則憎已縱其

無度則亂邦不知民過之由已責民而不自改吾將奈之何反覆與會俱所以為正身形不乖迕和而不同就者形順入則遂與同和者義濟出則自顯伐與同則是危而不扶與彼俱亡矣自顯和之且有含垢之聲彼將惡其勝己妄生妖孽故當玄同光塵然後不得而親疎利害也與之為嬰兒不立主角以逆其鱗也今知之所無奈何而強當其任猶螳螂怒臂以當車轍積才伐美以犯危殆之道故順理則異類生愛逆節則至親交兵當世接物逆順之際不可不謹也

呂註其德天殺則人所不能生與之無方則危吾國與之有方則危吾身無所施而可也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則尤難事者也就之失在入入則與之同和之失在出出則與之異故為顛滅崩蹶為聲名妖孽者以其與之同而不知所以扶持與之異而不知所以將順故也與之為嬰兒以至於與之為無崖則雖與之無方不至

於危國雖與之有方不至於危身蓋因其性之所有而達之如宣王好勇好貨而孟子導之以王道是也後文螳螂愛馬皆引喻之言大意明白不復全解

疑獨註天殺者言其惡德稟於自然而不可化方矩也與之遊矩之外則恣欲敗度吾國危矣與之入矩之內則制欲奪情吾身危矣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吾奈之何哉答以先正汝身形在外宜與人同故莫若就心在內宜與人異故莫若和就不欲入懼其褻狎也和不欲出惡其自顯也入而褻狎則為顛滅崩蹶出而自顯則為聲名妖孽此所以宜戒慎嬰兒無知町畦界畔崖岸也順彼所為隨而不逆然後導達之使入於無疵也螳螂怒臂戒顏闔勿櫻其鋒養虎養馬俾顏闔導之以理也詳道註臣人易傳人難傳人易傳太子難勢尊位重理所難化況其德天殺此所以憚之也形就者比而不雜外曲也心和者異而不乖內直也外曲則不夫人內直則

不失已就而入則與之為無方而危吾國
和而出則與之為有方而危吾身則當與
之為嬰兒而無咎無崖達之入於無疵矣
古之君淫亦淫君奢亦奢者以此餘註稟
同前說

碧虛註相與為惡則亂邦率之以道則害
已唯善歛張之權者斯能傳之若省已過
則無凶德矣正身者不言之教形莫若就
與之無方也心莫若和奪之有道也就入
則同惡為類滅崩蹶所以危吾國和出則
自矜為聲名妖孽所以危吾身故自嬰兒
以至於無崖此所以歛張予奪之道也螻
螂怒臂以當車轍才美力微不敗而何養
虎養馬喻制物在手術役人在手權亡其
權術而欲御物斯自害而已矣

趙註形就則使不我踈心和濟其所不及
和猶和羹非以同為和也雖若是猶恐不
免就而入則達君之惡和而出則彰君之
惡顛滅崩蹶是論胥以亡聲名妖孽是求
名而振禍故必和光同塵使無得而瑕疵

乃為至也螻螂養虎愛馬三喻事異而意
同

庸齋云其德天殺言為天所銷鑠無方無
法度也言縱彼敗度必危吾國若救正之
則禍必及身吾奈之何教以正汝身者率
己以律人也就隨順之和調和也外隨順
而內調和然猶無患隨順而與之為一是
就而入也調和而主角稍露是和而出也
不免顛滅妖孽而已嬰兒無町畦無崖是
形容無知妄為之狀彼方如此我且順之
到有可覺悟處就加點化使之躍然醒悟
或可以入無疵之地螻螂怒臂喻小才自
矜以當大事鮮不敗者養虎愛馬義自顯
明

觀伯王之教顏閔又下夫子教子高者
一等矣蓋子高猶知尊楚君有奉命憂
懼之心故夫子告以命義大戒終之以
乘物遊心託不得已雖委身為使而猶
知存所天未至徇人而忘己也閔則既
知蒯瞶之不可傳而欲傳之先已懷疑

而求彼之信已於理已稍悖矣故伯玉
告以正汝身哉立其本而後末可舉也
形就心和是見其勢不可以力正姑立
此苟全之論非為傳之道也況就而入
和而出者手至於與之為嬰兒為無町

畦為無崖則就入之尤者雖有因機點
化一着然師傳之尊豈無善誘之道而
達至於此縱由此而達之僅可無疵而
己安能化物哉螻螂怒臂正以喻閔將
恐不免耳養虎愛馬又所以申前喻而
俾之加謹也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樸社樹其大蔽牛潔
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
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
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
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稅行
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
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
門戶則液槁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
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樸社見夢曰

汝將惡乎比子哉若將比子於文木邪夫楹
 梨楠柚果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
 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
 而中道天自楛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
 且子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子
 大用使子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
 若與子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
 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
 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
 直寄焉以為不知已者詬厲也不為社者且
 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譽
 之不亦遠乎

郭註不在可用之數曰散木可用之材為
 文木物皆以用自傷數有睥睨已者唯今
 匠石明其無用乃為濟生之大用弟子猶
 嫌以為社自榮不趣取於無用匠石謂社
 自來寄非求為之木乃以社為不知已而
 見辱病豈榮之哉夫以無用為用雖不為
 社終不近於翦伐是彼以無保為保而眾
 以有保為保無用者泊然無為而羣材自

用汝以社譽之不亦遠乎

呂註櫟社不材而神者也其大蔽牛則其
 本根深固可知彼以不材為用而觀者以
 為美是不知已也知其散木故壽此所以
 為匠伯器羣材而用之道也自為舟則
 沈至為柱則蠹此所以為不材也櫟之不
 材是木之質則楛梨楠柚乃所以為文折
 泄楛擊以文滅質也先操斧斤而觀後舍
 之而去則幾死而乃得之為子大用便可
 以為舟楫相擲且得有此大也邪唯不物
 乃能物物而物與物奈何相物也夫無用
 者固不知其無用而趣取之則為社者固
 非彼所知而曰求無所可用者向之不知
 已者以已材為美是詬厲也直寄之無用
 而已彼安知其無用而趣取之手彼所以
 不翦者在於不材雖不為社豈有翦乎則
 為社者非彼所保也眾以有保為保而彼
 之所保與眾異非可以義譽之欲學者忘
 義而求之也
 疑獨註散木非規矩繩墨所能制散人非

仁義禮樂所能拘唯至命者斯足此語楹
 梨楠柚以實而害其生凡物以有用自傷
 者莫不若此且我求無所可用久矣數為
 匠者睥睨是幾死矣今得匠石以為不材
 此無用之用實為大用也使其有用豈得
 若此大邪乎與汝皆受命於造物均為物
 而已奈何相物也匠石弟子謂櫟樹何不
 疾取無用而又為社邪匠石曰櫟非求為
 社社直來寄耳汝言此則櫟樹以汝為不
 知已而詬厲之也彼以無用保其生縱不
 為社亦豈有翦伐乎彼以無保為保眾以
 有保為保此其所以異也

碧虛註櫟社巨材人皆厭觀若非匠石別
 識幾為執斤者所伐今以金朴為大用也
 奈何相物猶嫌匠石有分別之意然弟子
 尚以為良材而託社自託匠石謂彼社直
 來寄木非木求為社也以曲轅鄉俗為不
 知已者以社為辱謂之詬厲至人以無用
 全生世俗以不材見棄櫟社與文木有異
 唯匠石知之耳夫木猶不可以義譽而況

至人之道乎

趙註匠石章發明大木無用之用與遺遊
遊意同腐齋曰義頗類呂氏疑獨但趣取
無用則如本音謂此木志趣取於無用何
必為社邪章末以義譽之謂汝乃以義理
求其毀譽相去遠矣

有章備述處身應世之難此章復引樸
社以不材自保而全無用之用又假匠
石答問以發明之幾死乃今得之為子
大用是一句奈何哉其相物也言予汝
皆稟形為物汝乃欲用我邪幾死之散
人謂汝以能自役亦幾死矣子安於無
用豈汝所知哉弟子又謂樸之本趣既
取無用則何以社為匠石令其不必言
彼社直來寄耳非求為社也正以社為
不知已而加詬厲且既安無用縱不為
社亦何得有剪伐乎蓋彼所保者不材
故與眾異而汝以社義譽之相去遠矣
喻淳朴之人自全於世不願人之吹噓
獎借或得譽於鄉黨亦寄焉耳豈以為

榮哉唯其不可得而利所以不可得而
害也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
千乘隱將芘其所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必
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奉曲而不可以
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
棺槨啗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喫之則使人狂
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
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
氏者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狝之杙
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
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
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
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充鼻者與人有痔
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
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郭註天王不材於百官故百官御其事明
者為之視聽者為之聽知者為之謀勇者
為之扞夫何為哉玄然而已羣材不失其
當則不材者乃材之所至賴也

呂註前論大木以不材終天年次論荆氏
楸栢天於斧斤以材為之患是以聖人神
人之於用致之為尤深藏之為尤密故無
用而用之以通不材而材為之使則遊人
世間而吉凶與民同患者尤不可不知此
疑獨註高名之麗高顯之屋也禪傍棺材
也此言文木有材所以夭折解祭祀解賽
也白額充鼻痔疾此三者解賽靈河不可
用之彼祝以為不祥神人貴無用之用則
所以為大祥也

詳道註老子云曲則全枉則直龜以神而
見夢不若曳尾於塗中狙以便而見巧不
若全軀於深莽然則不材者神人所以為
材不祥者神人所以為大祥也
碧虛註七竅馳用則昏塞不通百骸勞役
則疲蕩莫支唯有無名靈物統御一體光
耀弗竭充滿太虛故衆神得以芘賴至現
嫌病物不殺神人以禴祭為尊
趙註商丘大木與樸社義同荆氏楸栢以
有用而不能終天年不若牛之白額豕之

充鼻人之痔病者以不材而自全也

庸書云高丘之木與前章大意相類言神人之所以全其生者亦以此不材而已荆氏之地宜楸栢桑三木杙椿也麗屋棟高名大家也即高明之家音同而字異耳解古巫祝者書名解之中有曰牛白額者豚鼻高者皆不可以祭河古者或以人祭如西門豹之事故除痔病一句此三者巫祝以為不祥唯其不祥所以免殺身之禍以神人觀之則大祥也

諸解發明大意盡矣而字義有未釋者今附于後云隱將託其所賴言隱然其其陰也或以隱字屬上句說之不通必有異材夫絕句以夫屬下文者非軸解謂木紋旋散也杙所以棲欄猴禪傍棺之全一邊者高名之麗麗釋以屋字當從攏列子餘音繞梁攏高名則是高明無疑庸齋說甚當此章與前章義同後添人以疾而免祭河之厄又結以神人所以為大祥經意顯明茲不贅述

支離疏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解為腸掛鉞治解足以餬口鼓篋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乘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

郭註神人無用於物而物各自用歸功名於羣材與物冥而無迹故免人間之害處常美之實者支離其德者也

呂註支非體之全離非物之合疏則通而明支分而離散之則疏通而無有身之患故支離其形者征役所不能加支離其德者事為所不能累也疑獨註支離其形則忘形而以理自勝支離其德則忘德而以命自處墮體黜聰忘形之謂也上德不德忘德之謂也忘形之人保身盡年以遠人間之害而已若夫忘德者知周萬物而反知於愚明並日月而歸明於昧豈忘形者可同日而語哉

碧虛註處身無用支離其形也懷道若愚支離其德也

趙註世人知德之為美而不知德之為累故莊子以支離疏譬之

庸齋云會撮推髻兩解腿兩邊也挂鉞鉞衣治解浣衣鼓篋所以播耒而得其精也支離疏以形病不受役又因得粟與薪亦不材自全之意至人之德亦如此支離者以無用為大用也

會撮者檜最又會古活切撮子活切項椎司馬云髻也古者髻在項中脊曲頭低故髻指天向氏云兩肩聳上會撮然也今讀多從首音與大宗師篇句贊指天字異而義同自願隱於齊至兩髻為脇形容殘疾之狀鼓篋播精司馬云篋同策小箕也簡米曰精崔氏云鼓篋播著播精布卦占兆也今多從司馬說二技衣食所資切於日用故可藉之以食十人此亦設辭言其形雖不足而養身有餘也彼支離其形猶若此况支離其

德者乎此段切緊在後句蓋德忌乎執
執則非德矣支離謂踈散自在於德而
踈散自在上德不德是也夫支離其形
者微役不及而累薪可沾則支離其德
者人害莫及而天爵所加也宜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 建元

武林道士 楷伯 秀學

人間世第四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
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
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失焉方今
之時僅免刑焉禍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
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
盡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
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
伐之漆可用故割之入皆知有用之用而莫
知無用之用也

郭註順時直前盡乎會通之宜世之感衰
蔑然不覺付之自爾而理自生成豈為治
亂易節哉治自求成故遺成而不敗亂自
求生故忘生而不死盡當今之會冥然與
時世為一而後妙當可全刑名可免知止
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為其
自為恣其性內而無纖芥於分外此無為
之至易無為而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性

命全而非福者理未聞也福者即向所謂
全非假物也豈有寄鴻毛之重哉率性而
動動不過分天下之至易也舉其自舉載
其自載天下之至輕也釋此無為之至易
行彼有為之至難棄夫自舉之至輕取夫
載彼之至重此世之常患也為內福也故
福至輕為外禍也故禍至重禍重而莫之
避此世之大迷也盡地而循之其迹不可
掩有已而臨物與物不冥矣不明我以權
彼而任彼自明不得我以臨人而付之自
得故泯然與天下為一而內外同福也迷
陽猶亡陽亡陽任獨不蕩於外曲成其行
各自足矣

呂註聖人成焉成已而成物聖人生焉則
全其生而已天下之至善莫如道則福莫
大於是其為物也視聽莫及輕如羽而世
莫之載也天下之至惡莫如非道則禍莫
大於是其為物也自無為有重如地而人
莫之避也臨人以德則有已盡地而趨不
免殆而已迷陽則不知所往唯曲乃所